

散文

我的冬天

■张继涛

田野上的麦苗一棵一棵从地下钻出来，一排一排把豫东平原挤绿的时候，冬天就来了。未能落尽的树叶，明黄地挂在半空，为这个季节的精彩轻轻地鼓掌。灰黄色的鸟兀地从树枝间跃起，向平原的远处飞去，渐渐地消失在天空深处。河水还没上冻，波光粼粼，沿着风的指引，向着故乡的方向悄悄地流去。

冬天的阳光，温暖亲切，如母亲的怀抱。许多年前的冬天，我穿着棉袄棉裤，在阳光下袖着双手和小伙伴儿们靠在墙上使劲挤暖和，提着棉裤脚用膝盖斗鸡，或者和一群孩子一起，在干涸的坑塘里，七手八脚把巨大的太平车从塘底一点一点向塘沿推，快推到塘沿时，用砖塞在太平车巨大的轮子和轮框间，把车停住，然后大伙儿争先恐后跳上车，把砖拔下来，在轰隆隆的响声里享受坐车下塘的幸福，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我喜欢在冬天的阳光里晒暖儿，偎着墙根儿坐着，眯着眼儿看对面屋顶上的青瓦，能清晰地看见从瓦缝里伸出来干枯的草茎，如一个个惊叹号在瓦上竖立。有

人说瓦是时光的青书，一页页摊开。那么砖就是凝固的故事，一张张垒起。青瓦红砖，层层叠叠，一同构筑成绵延不绝的故事传奇。身后的墙上，有几个别致的涂鸦：“××是大坏蛋”、“××和××好”，这些用碎瓦残砖在墙上刻画出来的只言片语，透露出来的却是某个时候某个孩子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麻雀，是冬天平原上能经常见到的鸟儿。当你从田野上走过，听到密密麻麻叽叽喳喳的叫声时，你拍一下掌或跺一下脚，会突然看到成群结队、排列成阵黑色子弹样的小麻雀，黑压压地从一棵树快速移向另一棵树，倏地一下又全无影踪了。可能是无能为力，也可能是眷恋故土，俗名小虫儿的麻雀，是不迁徙的鸟，冰冻寒冷，愿意勇敢面对，这份勇敢，倒让我心生几分喜欢和敬佩。

雪是冬天少不了的主角。我喜欢大雪满地，喜欢看整个世界一片银白，不喜欢堆雪人和打雪仗，喜欢在雪地里“咯吱咯吱”走路的感觉，很清爽。我经常会在一场雪里想起另一场雪。如同经常在一个冬天想起另一个冬天，想起和我一起在地上踩雪的那个

人。和雪有关的记忆还有房檐下长长的冰琉璃，我们常常拿在手里当冰棍“嘎嘣嘎嘣”咬着吃。还有就是村东北角的池塘冰面上踩着走，因为不敢走远，所以从来也没有掉进过冰窟窿。

冬夜来得早，走得晚。冷冷的风，长长的夜，是围炉长谈、拥被读书最好的时候。朱自清在《冬天》里说，“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是一‘小洋锅’白煮豆腐。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儿三个，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一家子围在一起的热乎劲儿让人心里很温暖。我记忆里冬夜最好的休闲是一大家子围着点着的树根疙瘩，在浓重的烟熏味里听故事，如果幸运，还能吃到埋在火灰里的烧红薯，香甜得很。

我也常在冬夜里看书。看到描写冬夜的语句，都把寒冷黑暗的冬夜和罪恶、压制联系在一起，却并不这样认为。黑暗，是和光明一样强大的能量，如果没了黑暗，万物还能存活么，没有夜晚的休憩，怎么可能有精力充沛的

明天。夜晚，是休整生命、歇息灵魂的时候，随着深夜的来临，一切都安静下来了，漂泊的旅人、躁动的灵魂，都会依附在某个温暖下面，为明天的远足积聚新的能量。

我在冬天很少看到梅花。我能经常看到的是越冬而不枯的树，在我上班下班的路上绿着。如果有一段日子不下雨，她们会蒙上一层薄薄的尘，和灰蒙蒙的天一起呈现出沧桑的感觉给你看。

平原上的人很少有猫冬的。虽是农闲，虽然寒冷，人们也闲不住，有的在建筑工地上劳动，有的去新疆摘棉花，有的搞养殖加工，为了日子能更好过，都在寒冷中努力奋斗。冬天，是蕴藏能量的季节，也是审视自我规划未来的季节，更是锻炼身体考验心志的季节。若没有了冬，生命就会无味而索然。冬天，默默地给生命以考验。

2012年的冬天，十八大已经召开了，幸福好像就要来了。豫东平原上还没有下雪，雨也难得下，寒冷会来，雪也会来。不过我相信，过了这个冬天，一定会迎来2013年的春暖花开。

诗歌

诗二首

■李培玉

军大衣

大衣温暖细羊毛，整洁如新旧战袍。
难忘钢枪霜露裹，常思边塞雪花飘。
归来心系军军柳，静坐时听月夜箫。
拂去红尘人远望，犹闻关外朔风骄。

满庭芳·领航中国

红日中天，祥龙献瑞，盛会破浪扬帆。
和谐华夏，稳舵顺风帆。
哪怕险滩迷雾，擦亮眼，一往无前。
同心愿，庶民十亿，共绘美江山。
平安。享盛世，物华海晏，水秀花鲜。
看神舟蛟龙，探海翔天。拂去锈斑污垢，
驾轻骑，再赴阳关。传薪火，领航扬帆，尧舜续新篇。



雪 (外二首)

■邵世民

暗香浮动。洁白从洁白出发
像花一样微笑
抵达爱的故乡
初春原野。绵绵的雪带着娇羞
被一派大美景象
逼至 古朴 宁静……

多么诗意。一朵雪花与另一朵雪花
悄悄躲在春的背后
梳理一缕缕缠绵

大雪

这是冬季的花瓣
虽没有合适的绿叶相配
可你却在春之前在蛇紫嫣红之上
歌之吟之舞之蹈之

苍茫茫大地 大雪
大手笔抒发自己的情感
上下五千年古朴风华
大智若愚 是你的专著

日月星辰由台前退到幕后
万里江山无不银装素裹
大雪 大雪 朵朵怒放的你
哪一朵是我来自远方的至亲

苍天啊 苍天

童年以幼稚吃语 进入我坚硬
的胡须

岁月拍遍我的疼痛 寻找日出
寻找月落
寻找黎明熟悉的鸡叫 寻找母亲
在傍晚扯着长音呼唤自己

望着苍天 扶着呼唤 浑身颤抖
的我
捧一河岁月的浪花 那熟悉而又
陌生的面容
是众多众多过往的幻影？
让我掏出了一颗恐慌的心……

散文诗 (三章)

■王猛仁

颍河畔

静静的颍河水，仪态万方。
我匆匆走上岸边，走进青春撩人的黄昏。

每前行一步，都有一种美映入
眼帘。

绿色的河谷，宁静的林荫道，
穿着超短裙的少女，正与夏夜的
氤氲缠绵在一起。

这里有过幸福的回忆。
这里有过青春过往的形迹。

思绪纷至沓来，仿佛听到了颍
河水的澎湃声……

顷刻，微风将我的衣袖掀动，
我的心被惊醒了，还有这里的宁
静……

回忆成过往，去也匆匆。

傍水而立

波光潋滟。波澜不惊。
两岸的垂柳正沐浴着最后的
一束阳光。

恬静，缥缈，浓郁。
傍水而立的是一片桃园和庄
稼地。还有一个看瓜的老人。

在这半明半暗的幕帘下，大地
像喝了酒的少女。

把一脸的绯红和羞涩交给黑
夜……

傍水而立

浩渺的河水在眼前闪着粼光。
我越走越远。

沿着杂草丛生的河岸，走在河
边的陡坡上。不知尽头。

眼前的美景，安稳地挂在我的

前方，浅红、泛白、绛紫。

这边，羊群啃着青草；那边，花
儿尽情绽放。

傍水而立的是一座古老的木
板房。

晚上，雾气消散，透过落日的
余晖，茂密的林区呈现出一片青
蓝。

看着深红色的月亮冉冉上升，
唯有树枝的颤动，预示着又一场暴
风雨的来临。

四周空荡。天空微暗。
月亮在丛林的荫下渐渐隐没。

黑暗逼近，如幽灵一般。

我走着，走着，整整一天了。我
忘记了凄厉的呼号，忘记了寒风的
凶猛和粗暴，忘记了一个朝着哭

的方向奔跑。

蓦地，我所在的这片蛮荒之
地，似乎氤氲升起。

当月光再次露脸，夜色中的风
景一定更加好看。

背影

遵照固有的诺言，走了上千
里的路，眼前仍是那片熟悉的景
色。

依稀可见的山石、帆影和松
杉，给我一个又一个陌生的背影。

既然留不住黄昏，只好让没有
结局的秘密沉入心底，细细打捞，
在断断续续的记忆里静守。

远方的风景，望穿两泓脉脉的
秋水。

每天，黄昏，如烟云一样的思
绪，总溢满遥望远方的双眸。

有一种美时时在我眼前灿烂，
那是我最喜欢的色彩。

散文

母亲的双手

■师建华

的。其实，我心里明白，从地上获得收成，母亲心里踏实。对她而言，自己多挣一分钱，就能为孩子减轻点负担。尽管她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都相当不错，可她总是想着能为我们做些什么。

母亲过惯了节俭的日子，一年四季洗衣服都用凉水，再冷的冬天，她也不怜惜自己的双手。有洗衣机，她也不用。她说，这力气用完了还会有，那电用了得花钱呀。母亲每年都要为我们做些布鞋穿，鞋底都是她一针一线纳的。只是这几年，母亲眼有些花了，手劲儿也弱了，没法做了。农闲时，母亲就会唠叨，瞧瞧我这没用的手，连鞋也做不成了。母亲再怎么自责，其实我心里比谁都明白，若没有母亲的双手，我就不会走到今天。母亲的双手凝聚着人世间最伟大的力量。

1975年发洪水时，母亲用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把我扣在背上。任凭浪再大，脚下再怎么滑，我却稳稳

地、牢牢地趴在母亲的背上。泪水模糊过我的双眼，掉到母亲不知是有汗水还是雨水的脸上，母亲却浑然不知。等母亲顶着齐腰深的洪水艰难行走十几里，把我背到安全地带时，我看到的是一双因十指相扣过久，被勒得毫无血色的惨白的手……

就是这双手呀，我怎敢把她忘记。有生产队时，母亲一个瘦弱女子，竟能当得起一个男劳力，干起活来从不叫累叫苦，脏活累活总是抢在前头。母亲勤劳的双手，干起活来让男人都望尘莫及。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给生产队锄地，别人大都在偷懒耍滑，母亲却把双手磨得起满了血泡……

父亲在学校里是民办教师，收入甚微。家里的事母亲是里里外外一把手，除了要照顾我们兄妹几人的饮食起居，还喂养了几头猪换钱贴补家用。寒冬腊月里，母亲把双手插进刺骨的冰水里，给猪搅拌饲料，手上的裂口都渗血了。我们看

在眼里，疼在心里，可母亲却一再叮嘱不让跟父亲说。为了操持这个家，母亲的双手开始变得粗糙起来，失去了往日的光华。与其说是岁月吹老了母亲的双手，还不如说是母亲的双手如春蚕吐丝，给了我们无尽的母爱，却耗尽了双手的美丽和毕生的心血。

每次母亲从乡下来看望孙女时，我都会为她剪剪指甲。母亲并不知道，我为她剪指甲，只是一个借口，握着母亲的手，我能从中追寻母亲对我的关爱，让往日的记忆在脑海里复活，在我的血脉里涌动。每每和母亲在一起时，只需要一个瞬间，母亲的双手就会在我的眼前变得鲜活柔美。这不是错觉，而是实实在在的情感的交融和升华。

母亲的双手是一本书，写满了母亲一生的辛劳，道尽了母亲那博大的情怀。这是一本我永远也读不完的书，更是一本无法替代的书。



辛勤劳作了一生的母亲，终于累倒了。在医院陪护的日子里，我零距离接触到母亲的双手。这哪像手啊，手心手背都干裂出一道道纹沟，和树皮没有什么两样；每根手指几乎都扭曲变形了，像深冬里的枯枝。抚摸着母亲的手，我的心都碎了。

前些日子，我回去看望她老人家，还是在田地里找到她的。我劝她，我们姊妹几个都成家立业了，你也不愁吃不愁穿的，就不要再苦自己了，想到哪个孩子家住一段就住一段。她笑笑说，忙了一辈子，闲不住的，要是闲下来骨头就会散